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禮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神撫山禪昌寺常住

內攝頌曰

樓上逢增長　婬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尒時猛光王住嗢逝尼城此有長者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盛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日中瞻望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象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染心便以花鬘遙擲王處墮王肩上王即仰觀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顧眄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染意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蓬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象步入其舍歡情既暢便即有娠智慧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王今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真珠瓔珞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尒自收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

人治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
王令知不我已有娠時王即以上真

珠瓔珞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尒白
叔如其是男與此瓔珞當送我所女
人敬諸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
現時彼舊夫書来告曰汝可安隱我
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
愁遣使白王我已有娠舊夫将至今
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寛懐我有方
便令彼不来女便默尒王與彼信我
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其處求
来既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
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
曉即以蘇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袍
兒置内白氎通覆上絡珠瓔密合其
箱朱絛急繫紫鑛印上報婢使曰可
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
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
可歸来使依教往時有衆牛隨路而
出行至箱所圍繞不進時猛光王與
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繞箱
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
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絡以朱
絛紫鑛封印王曰汝急將来夫人白
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

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

條紫鑛封印王曰汝急將来夫人白
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

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
瓔及以孩子王識珠瓔報曰此是我
兒抱付夫人云是汝子夫人得已即
呪願曰願兒長壽令此孩子與作何
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
護又安樂夫人親為撫養母亦改号
名牛護母
于時北方得叉尸羅國王名圓勝所
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
餘於諸園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
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
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
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臣白
言有盟逝尸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
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賓人
来至於此王遣喚来既至具問聞其
冨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
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盟
逝尸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
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
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
離遂騎單馬迯向餘處至荒野外見

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
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

離遂馳單騎迸向飲處至荒野外見
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二　第四丈　盛
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
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
戰猛光大敗知此事不我聞此事未
知虛實荅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
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
國彼是客来遂被欺陵隨處逃竄謀
目猛將何所用爲王若比来以我爲
爪牙者久以長繩繫圓勝頸曳入城
中言話未畢婦来餉食纔菜爲噐夫
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眄王曰雄猛丈
夫略觀形勢似有飢色我貧窮者有
此麁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
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飢取命終即
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
餐其婦便以缺緣瓦盞酌酒令飲王
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
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
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彼人去相欺
愓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
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辟
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
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
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二　第五丈　盛
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
其婦曰[illegible]

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
𣢾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勸
柳本該下有離別念耳新書夫第十二　菓五六　財
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
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
善知友尒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塗
身湯水沐浴為設飲食馬須好飲恣
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懐莫
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
名曰渴沙来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
大臣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
思量於其書末并為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己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
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被他降
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
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曰知識事
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暫出来希欲相
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文
標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
內諸臣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
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荅時情裁
書報曰知識既解来封篤好情深事
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
疑雖逆来心我無遑出然此太子名
柳本該下有[illegible]今日[illegible]第十一　[illegible]
日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

[illegible]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illegible]
疑雖逆来心我無遑出然此太子名
[illegible] 第九張 財
日牛護是我所生令出相見共申歡
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園
勝歡懐共盡遂解兵圍旋於本國時
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
敵已如雨散自已國王急當求覔四
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園
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
除怖辭汝言歸尒若入城當過我宅
荅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
何後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
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
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
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
人来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
中後於異時嗢逝尼城有大節會遠
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智
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
衆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
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
處能見其人一謂被他戰破二謂他
所欺淩三謂身為人主喪亡家國餘
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覲聚集夫
妻即去至其城内耕夫念曰我試問
[illegible] 第十張 財
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
[illegible]

妻即去至其城内耕夫念曰我試問之告守門者曰㕦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纔遥見尋便驚歎喜唱善来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荅曰故来奉覔增長見王坐師子床諸臣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既去天冠王先闊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盛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闈綺帳芬馨適時安寢王勅内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卧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臣内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满七日已情懐愧恧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達户王曰汝今住此共我治國增長荅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去我若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圍勝頸牽入嗢逝尼城今乃方去我是耕夫不堪王事宜應且往勿念還家彼便黙

作國大臣者[illegible]
入唱逝尼城今乃方去我是耕夫不

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
尒王遂强立為國大相創為宰輔供
膳尚麁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
不荅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
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
告五百大臣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
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
時人号為增養從此已後故名增養時王問汝得好
不荅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
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臣
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
荅言大王我是耕夫敢抑朝貴王曰
汝但赴集我令彼勸彼便默尒後於
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
勸增養故方便為問今於國中現有
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憋息
時有大臣作如是議若作斯計方能
除殄王言不可次有諸臣各呈異見
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荅
曰若作如是計方能消滅王對諸臣
遂然其榮將為當理諸臣見已各生
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
共為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荅

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曰

是念增著此言王皆信用此而不應

共爲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

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曰
御等宜可與增養覓宅臣曰有某
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
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
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
養曰汝得好不答曰家中人衆以我
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
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浴訖
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
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咎又汝
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去待我食
了自當往見王汝食時我到汝宅與
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
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
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王
令使喚去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
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去
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
非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
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誕家
人又曰姊妹當知諸界高者必當墮
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
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

使報去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

落此人令曰定遣王黎事乃有遣時

洗沐已不趂王期即便就食王復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一　第十丈　啟

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數報
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
已自乘大象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
今欲食荅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荅
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
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
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
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
悉皆戰懼手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
耕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
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
等從今不應致慢若不敬者定招禍
患衆然其語共生敬畏
王於異時又問好不荅曰有一大臣
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
我若作言斯成有辱至於進退汝自
當知荅曰我所作者願王不責王曰
我無恠責增養異時隨路而去見二
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而戲
時有婢使頭戴水瓨在傍而過一童
子曰我以乾丸彈瓨作孔一人又云
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溼丸而擁
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廿一　第十一丈　賢

彈令作孔次彈溼丸擁之令合于時

乾丸作孔此末希奇我彈澀丸而擲
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

彈令作孔次彈澀丸擲之令合于時
增養遥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
此二小童可令助我伏彼王親屏除
怨罵問二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
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尒可於我
所共汝爲活荅言隨命既蒙叔採問
曰我更何爲荅曰汝但習彈後若見
人與我鬪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
内荅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爲爭
竟童子即以纖丸遥彈口内彼便吐
出以手掩口急走出外因斯耻辱更
不相淩王復問言汝得好不荅言王
之内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曰若
如是者我入宫時汝來門所問言王
在何處若言在内汝可語言万機之
務棄而不知鎮處後宫何能辦事又
若見我在内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
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爲汝舉足令
上荅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
臣位別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
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懲如是作
時中宫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黙尒後
於異時来入内宫問王安在隨王言

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内人見

於異時来入内官問王安在隨王言

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内人見
時皆不忍可欲致淩辱王言汝莫是
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
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為輕慢王
若知者於我加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
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今時得好
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
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
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去曲女城有
或去出鉋盖城中有去諸餘城國且
未須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
賢容色端嚴世所殊絶如天婇女在
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
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
於其夜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
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
来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
即依教為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
人復持五百金錢来詣門首報言我
欲来宿然此婬女常法如是後有人
来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
猛光王容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
落淩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刹帝利種

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婬女起罪

猶光王容顏可愛見

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刹帝利種

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婬女起罪
惡心非理枉煞彼所零淚落在王身
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淚落荅言
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
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
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
出不荅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劒共相
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
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
處我命須存荅言其處容可走出然
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為走
路王言汝得指處我試拔之女指其
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
能得出

尒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
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
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
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
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
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家庇蔭元由
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
遥望尼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
語聲盡力搖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

隨糞而行不淨霑身辛苦出外天星
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文變告其婦曰

遥望尼星来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
語聲盡力摇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
隨糞而行不淨霑身辛苦出外天星

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
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為
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
人處夫人奄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
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
聞已泣淚横流即以竹篦刮去不淨
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
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
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
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喚集
臣即總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
如何荅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
於其坊處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喚
將来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王
喚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
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
採令遣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
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
祥行詣王所王既遥見高聲唱言善
来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呪願
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待停息

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荅曰
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

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
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答曰

隨我力能薄閑多少王言大師我於
昨夜其事如何答言大王昨夜遭難
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尒命存王既
聞已告諸臣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
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閑曆筭從今
已去絶其封祿婬女善賢宜將頭髮
繫惡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宅以驢
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
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
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
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答言大王
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便即
歸舍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
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
君欲何物答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為
封邑妻曰若如是者我欲牸牛百頭
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為
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瓔珞以寶莊嚴
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
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
可直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
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
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

其事

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一
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

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馬寶車
女愛諸瓔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將頌荅遂其
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瓔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王
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
心相助平論万機荅言大王我是婆
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即便強
立婆羅門為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
渇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
既破彼軍多獲資物乇兵野外方欲
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渇沙少女
身多癬疥問增養曰願有丈夫與此
女兒同眠宿不荅曰非直同歡枕席
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
得有如此事耶荅曰王當目驗是時
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
多酬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㥘醫人

為療悉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

多酬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極醫人

為療患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
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
遂將為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
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瓔珞好自
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
翻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
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即奉請
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
盛饌具設珍羞請王入宅香水沐浴
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
星光遂於帷內遙擲小毬尋即褰帷
報其父曰過我毬來王見少女顏貌
超絕遂生染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
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曾未
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
將去王即盛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
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闈愛著星光
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白
所言即今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
背上令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
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
垢衣臥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
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今遭禍患王曰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

埵衣即破[illegible]上王来問曰何意如是
荅言大王由天瞋我令遭禍患王曰
[illegible]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荅曰王使我父
徃伐渴沙當尒之時我於天所心有
祈願若父将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
我若嫁時所得夫主騎其背上令作
馬鳴王令娶我豈足内人誰能為我
報其宿願凡為欲愛所牽無所不作
荅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為我願無
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
默然豈汝於天更有祈願荅曰更無
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
大臣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由王曰
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
琵琶者此可方求荅曰可為求之于
時健陁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
嗢逝尼城遂與婬女共相交涉既生
染着情乱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
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婬女見其
窮匱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耘復無
店肆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為活命
若有財貨可即持来無即須行宜容
後客荅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
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
勿苦相駈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
[illegible]
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荅曰我
[illegible]

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
物苦相駈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
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容居住答曰我
悉為之
是時婬女情欲駈遣既大便已遂以
橐校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齧去
橐校彼便齧齒取女即以脚踏其脊
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
是不淨潔人當離我去即駈出宅其
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
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
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
處可求答曰有健陀羅人客彈琵琶
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
當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
命大臣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
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
背淨行大臣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
作馬鳴時健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
上穿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
情發於東乃為歌曰
此事多相似　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橐校汙其齒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
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
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
便與五百金錢[illegible]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歌王即問曰
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

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
便與五百金錢遠駈出國後時大臣
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
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
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
髡彼鬚耶荅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
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獻直譏誚汝
頗方便能令其婦髡彼鬚耶荅曰無
勞豫說剃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
為好事長情之聟必有長情之婦其
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為交好既得意
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
我索者悉皆為作荅曰雖有愛言豈
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
過荅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髡其
鬚我今疑汝定不能為荅曰但看剃
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故弊衣臥
單牀上呻吟而住大臣問曰何意如
是荅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
能酬賽令天神瞋於汝生嫌隨汝所
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
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荅曰仁先在
家未有仕官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

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

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荅曰仁先在
家未有仕官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

我夫主王命將去所求稱意安隱歸
來當剃其頭鬚供養天神自尒已來
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
賽神由此慢心致令天怒我今定死
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為我
宜可聞奏悉為辦之妻便附信報增
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為作婦既聞
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來我
夫已許待暫聞奏增養入見啓王事
辦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
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臣來至王
所白言大王我有祈請須賽天神於
六月中不出庭户願垂恩許得遂所
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鬚既
懷羞恥不出于外其婦令使報增養
婦曰頭已鬚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
王聞大喜即令使者喚大臣來于時
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時彼大臣聞王信喚著帽而入既至王
所命坐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

所命生一邊彼二童子即唱其歌曰
若是端正良家女　能使丈夫隨意作
七重樓上馬鳴聲　香此大臣頭剃却
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臣帽見無
頭髮現在朝臣撫掌大笑大臣內懷
羞恥外愧於人曲脊伍頭一無言答
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為事了便自
詣誕昌言告衆曰若彼女人如是輕
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屛
處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
恥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
不其姉妹子妙閑幻術告曰大臣增
養侮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
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著恥答言阿
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答
言髣髴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旅於
大糞聚化為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
婦顏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
有大衆商旅来至城者或王自看税
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税既
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
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
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染著報言少
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旅捴
放税直答言隨意報去不應晝日可
待夜中幻師即便擒晝為夜增養共

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旅摠
放稅直荅言隨意報去不應晝日可
待夜中幻師即便擒晝為夜增養共
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咽因茲睡着
幻師遂乃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
枯骨卧糞聚中大臣即去白言大王
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
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
豈敢寃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
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
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
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那處
從求出家即行就礼白言大德我欲
出家尊者即與出家受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
摩經時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
遂令還俗如舊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